

1941 — 1942

吴宓日记

吴宓著 吴学昭整理注释

第八册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吴宓日记 第8册: 1941~1942/吴宓著; 吴学昭整理.
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8.6
ISBN 7-108-01157-3

I. 吴… II. ①吴… ②吴… III. 日记-中国-现代 IV.
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3149 号

责任编辑 ■ 吴 彬
装帧设计 ■ 宁成春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)
经 销 新华书店
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
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

* * * * *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625 字数 329 千字
印数 0,001-7,000 册
ISBN 7-108-01157-3/K·258 定价 21.80 元

目 录

1941 年辛巳(民国三十年)	1
1942 年壬午(民国三十一年)	225

1941

1000 100

一月一日 星期三

晴。未晓，醒。思彦事。觉(一)宓对彦之深爱，及情感之缠绵牵缚，实极真切，今生无两。有不容磨灭者。而(二)两人性情之不同，前此之齟齬参差，宓之迟徊蹉跎，终致失彦。而彦以别嫁为得所。今兹生活安适，决难改变以就宓。故终无与彦复合之望。凡此事实亦彰彰不可掩，而无可奈何。既如是，只有(一)情感(二)事实并顾。(一)主观(二)客观齐具。以小说家之态度对此事。不冷淡亦不自欺。能永爱更能宽恕。事实上，则拟暂不直接去函，而专赖胡小石先生光伟。等之从旁助力，使彦改易心情，与宓接近。若终不成，只有归之大命而已。如是决定方针，稍觉平适。而略消两三日来之郁痛焉。

.....

晨八时起，府前街早餐。读钱穆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。深佩王船山学术思想之博大精深，得其正道。

10—12 珏宅午饭。缴饭费三十元。即访雪梅。同至女青年会访敬不遇。留函约宴。归后读书。寝息。

下午4—6 晏来。陪出。翠湖游步，劝业场日月新进糕点。小西门外江城巷16号访杨业治，不遇。归舍。

6—7 珏宅晚饭。遇陈毓善送函拜年。

一月二日 星期四

晴。府前街早餐，笑。见疑于 T. H. 某职员。8—10 读《学术史》。10—11 珏宅午饭。11—1 独至女青年会访敬，投函。敬以病辞不赴本星期六之宴。命夏小姐代见。宓颇怒，即走告雪梅。雪梅力言敬颇务交际，用权术。其不爱重宓，不喜宓与之接近，殆与彦同。是故宓不必为敬尽力，更不当长此爱彦也，云云。

1:00 归至青云街,警报至。宓由云南大学出城。遇 Winter,偕他人,未及多谈。又遇王恩楷为伴,行至第二山前,敌机至,投弹,炸马街子及纱厂。宓等卧道旁土谷中,旋缓行归。3—4 正请食面每碗八角。于校门外新开之味雅食堂。解除后,回舍略息。

5—10 至云大访炜、昌、庸、舜,共谈。并在其处晚饭。与熊校长一家会食。昌烹鱼为饌。宓是晚以敬辞告昌。又述雪梅之身世,及卢冀野、周光午两次撰剧登函讥辱宓事,甚详。语多,颇倦。归后深悔之。以其伤神耗时,且他人或厌闻其详也。

接敬函,知果病。宓误疑敬矣。

一月三日 星期五

晴。 府前街早餐。送函与昌。告以昨误,以敬函示昌,证其婉和真挚。又由邮函致敬,慰病,示以《梦觉》四诗。西行东行,直至青莲街坡上,乃得邮筒。甫归舍,9—10 昌来。议改星期六之宴,昌与宓共为主人。又示其所作《别离行》《后别离行》《又别离行》三诗,七古。记与妻朱氏合离事。

10—11 珏宅午饭。11:00 甫回舍,警报至。宓即出城,遇噶邦福 J.J.Gapanovich 夫妇,及女 Verta。遂相伴,从其所往。止东面山谷中,食其自制之面糕。敌机来轰炸本市拓东路。及近郊。4—5 归。在新校舍南区院中坐息。晏与业治亦来。

解除后,回舍略息。6—7 珏宅晚饭。

晚 7—9 阅《人文》卷。早寝。

一月四日 星期六

晴。 午前街早餐。8—10 读《学术史》。又撰袁昌三《别离行》短跋一篇。10—11 珏宅午饭。回舍。12—1 寝息。

下午 1—3 上《人文》课。讲 Truth & Love^① 之人生观。3—4 与维坐德记茶馆。4—5 上《欧文史》课。

归舍，少息。即访雪梅，邀至螺翠山庄中德学会。宓与昌于此合宴客。西餐。每人各出二十二元。客为炜、铮、庸及雪梅而已。多谈游历各地名山之所见。

10:00 散。宓送雪梅回寓，乃始归寝。

一月五日 星期日

晴。晨，開箱。取旧羊皮袍着之。9:00 府前街早餐。遇宁。翠湖游步。读《学术史》。10—11 珏宅午饭，而警报至。宓未外出，避于该宅洞室中。是日炸平政街、螺峰街及小东门等处，死伤多人。宓仍在牛其新室中读《涅槃经》。

4—6 回舍休息。6—7 珏宅晚饭。7—9 访雪梅慰问，久谈。又见其宅中之王仁芳君。归后，阅《英文作文》卷，未完。

一月六日 星期一

晴。晨 7—8, 9—10 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10:00 至珏宅。将饭，警报至。宓即出城，遇杨立达同行。至第二山上，碉堡东，谷中，避之。过午，食糖米饺。杨请食灶糖。2:00 后，偕杨渐归。邀杨至味雅食雪菜面。3:00 解除。

3—4 珏宅午饭。归舍。4—5 薙面，换衣，至金城银行。人多，拥挤，径归。6:30—10:30 偕玉龙堆同舍诸君，赴梅校长招宴。进大曲酒，食牛肉略如日本烤食之法。及饼面等。归舍即寝。

^① 真理与爱情。

一月七日 星期二

晴。未晓，久醒。晨 7—8 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8—9 在图书馆，读 Spender “The Destructive Element”^① 一书。一九三五年出版。大意谓现今世运衰微，而文学尤为坏乱。今世作家，皆不以 Politico-Moral^② 之观点，撰作诗文。故非文学正宗，而特工破坏。书名之取义在此。虽有作者（自 Henry James^③ 以下），力图振拔，莫能挽救。其中尤以 Henry James 氏见解最高，性情真挚多感，自造成一种技术，藉小说以发表其对世道人心之理想。大率其撰作小说，渐由写实而趋于理想。其小说中之人物，固皆生活于现代之实际环境中，然皆理想高超而敏柔善感，代表旧日传统文化之价值及其道德理想。故其生活成为悲剧。但异日世界之希望，固仍寄托于若辈人而已，云云。必按，诚如所言，则 Henry James 之所思所感，所志所行，正与宓同。今后，必撰作小说，更当循此途以行，以 Henry James 为法，可矣。……

9:00 警报至。宓即北行，仍至昨往之谷中避之。寝息。读《涅槃经》。遇陈霖及高韻琇青子。一对爱侣。2:00 解除，同步归。途中，宓提及瑜，得闻琇言，熊府诸人，早已群集于重庆，作久居计。Rose 率其女美吉 Madge 今亦居渝。而“熊伯母”即彦。离沪而渝而桂，赴慈幼院会议。或亦即将定居渝都云云。宓以沈从文关系，未敢深问。然由是知彦九月中函宓，言即将离沪云云，确非虚语。但其赴渝赴桂，不以行踪告宓，则犹是疏远淡漠之意耳！

① 斯彭德《破坏性因素》(1935)——文学评论。 Stephen (Harold) Spender 斯蒂芬(哈罗德)·斯彭德(1909—)，英国诗人、评论家。

② 政治道德。

③ Henry James 亨利·詹姆斯(1843—1916)，美国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文学评论家。1915 年加入英国籍，英王授予他勋章。

3—4 珏宅独午饭。归舍，休息。4—5 金城存款取款。过琼室，疑实误。已易主，未敢入访。云大访昌，约晤。晚6—7 孝园访鄂、德、任等，得晤琼。谈昆曲等事。

7—10 工校今为师院。赴儒学会聆彤演讲。大意谓(一)中国文化即是儒教、儒学。若释若道，均非中心及正宗。(二)中国与印度之历史情境及思想，甚为近似。而中国与西洋无论古希腊或近今之西洋。则相差甚远。今世西洋文明以科学为基本。中国今兹接受西洋文明，教育学术思想行事，一切以西洋为本位。则其轻视或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也固宜。今应如何改途易辙，方可发挥光大中国文化(即儒教)，以救中国且裨益世界。此为甚重要之事，亦极艰难之事，愿会众熟思之，云云。论极渊邃。必随所感而发言，语多激愤。

偕众归。途购二面包食之，以当晚餐。11:00 寝。

一月八日 星期三

晴。晨7—8 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8—10 坐校园，读《涅槃经》。左飘^①求改诗(英文)，并述恋爱某女生。高训铨也。因教导方法而规止之。10—11 珏宅午饭。缴\$30。已缴足本年一月份饭费\$60。归舍，休息。

下午2:00 云大访炜、昌等，偕昌步翠湖。昌写示近词。又1940春为可姬作五古一首。遂为宓详述(一)其与朱夫人结婚离婚始末。即三《别离行》之本事。(二)与可姬爱而离。姬既别嫁。十二年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间。复来接近，愿弃其夫及六子女以从，竟遭昌毅然拒绝之始末。二事皆动荡激刺如戏剧，闻之有深感。

4:40 回舍。旋再出。遇琼来访伺。宓径至 T. H. 托李景曦代取

① 左飘，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5年毕业，后去美国。

邮包。归。徘徊于翠湖北路，遇吴达元、谢文通等。以待琼出，宓乃伴送琼至孝园附近。琼言，甚虑身体不能抵抗。苟割治盲肠，必将死去。云云。又述侗仍命稍缓即赴叙永，甚为悲凄。宓亦感动，不知何以慰之。……

归舍。6—10 偕省身等至冠生园，赴端、总、田、侗、奚^① 等五人招邀，陪宴郑麀新华银行行长。汪一彪。又同步归。补作日记。11:00 寝。

一月九日 星期四

晴。晨，读《学术史》。函送 \$ 22 与昌。珏宅午饭。午 11—3 补抄日记。3:00 至中德学会，欲购糕点，未得。归读《学术史》。

5—6 出，欲访琼。先徘徊翠湖北路，继绕道钱局街、文林街，至昆华南院。于院中遇琼甫归来。宓以张振先自叙永来函，邮印“被劫寻回”者示琼。盖深为琼之行途忧。如此情形，琼何能孤身往叙永，即宓也不能也！同至琼室中。琼呼仆舁物至后楼新迁之室中，宓留待。旋琼赴孝园晚饭，宓送至昆南门外。琼命宓归家去，宓乃回舍。

珏宅晚饭后，7—8 访雪梅，告以彦最近消息。雪梅深表同情云。

遽来。

一月十日 星期五

晴。风。府前街早餐。读《学术史》。

午阅《人文》卷。薤面。北平食堂便餐。阅《英文》卷。珏宅晚饭。

晚，孙福熙、王般、冯至来。

^① 钱端升、陈总、陈福田、李继侗、张奚若。

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

晴。风。 府前街早餐,遇唐贯方。读《学术史》。9—10 寝息。
10—11 珏宅午饭。读《霜厓杂剧·惆怅囊》,有感。

下午 1—3 上《人文》课。续上《欧文史》课,甚倦。5—6 云大访
炜,未遇昌。昌有函来,以罗君注意探询,欲将昆曲雅集作罢。

6—7 珏宅晚饭。天上多浮碎云,而月色甚好。乃于 7—10 至孝
园,与奚若、景任夫妇,兴鄂、崇德夫妇及琼围桌坐谈。德述其长兄崇
勋子刚。之性行,及 1932 勋在青岛迷恋某女士疑指俞珊,未有确据。当
筵与元配梁夫人冲突。梁明晨携首饰一小箱,负气出走,乘火车只身
赴沪。在车中巧遇某女士,同行至苏,共宿旅邸。中夜得暴病。人疑
系某女士以磷寸火柴头。强逼吞食而毒杀之,遂入苏州医院。移沪不
治,即死。勋旋续娶沈夫人,亦富贵家女。勋有肺病,丧其资财,而风
流豪奢,追欢寻乐如故云云。记此以为小说材料。

约 10:30 乃伴琼归。即寝。

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^①

晴。 府前街早餐。读《学术史》(焦 etc.)。珏宅午饭。午阅
《人文》卷。重读《新学究》,甚悲感。

两访昌未遇。晚与铮游步翠湖谈。读新撰《说色空》一文,甚精
正入理。接熙沪函,附心一收据。待粘存。

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

晴。 到校上课略迟。7—8 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9—10 上课。

① 作者 1941 年 1 月 12 日至 2 月 28 日日记,系未经整编誊抄之日记草稿。

珏宅午饭。下午 2—3 上课。3:00 清华取得华西大学女生黄淑兰代纪寄来枕套。金城取款。购奖券 \$5 一张。荣盛园小餐 (\$0.70)。即至中央银行汇款与心一 \$180。归途遇昌。访雪梅。珏宅晚饭。

晚 7—9 昌来,翠湖游步。先谈昌对敬等问题,终倚桥边述代为划策,托炜到渝说彦归我事。又访铮。宓先归寝。

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

晴。早醒。未晓即起,极早赴校。食桂花糕。7—8 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归读《学术史》。寝息,珏宅午饭。

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

晴。未晓即起,极早赴校。食桂花糕。7—8 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归,读《学术史》(焦 etc.)。珏宅午饭。雍面。2—4 赴校。为二年级男女生特讲英诗(缘亦在,屡笑)。文书组填汇款单。又代公超领 \$1200(打字机)存金城。阅清华校刊,悉(一)刘述真^①死(二)黄□嫁等。

4—5 导珏回访昌于云大,商昆曲雅集事。

6—10 偕钱端升、陈总、陈福田至大观新村七号马宅,赴徐锡良、陈玉英招宴。遇梁琰小姐,知为杨宗翰之妹。向宓自陈身世,并商招翰出之策。以宓为兄。宓甚爱其人,亦以妹视之矣。

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

晴。日来凌晨甚寒。府前早餐遇唐贯方。读《学术史》(龚,陈)。欲仿作《己亥杂诗》(四十八岁)。

^① 刘述真(1911—1941),湖南邵阳人。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6 年毕业。

· 10—11 珏宅午饭。续读《学术史》(陈)。1—2 雪梅来。周正仪来。周雅纶来。4—5 昌来。陪访雪梅。归途至中德学会订座菜。访水不遇,留柬。

珏宅晚饭。晚函琰。闻日人将北进,攻滇。何部长顷来昆明布置军事云。

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

晴。 府前早餐。读《学术史》(陈、康)。晨 9—10 雪梅来,以金器……交宓保管。

10—12 珏宅午饭。下午续读《学术史》。寝息。3—5 咸宁巷二号英语学校访 Winter,慰失物,约宴。归途至中德学会增订座菜。再访水,不遇。

7—10 赴儒学会(王宅),杨向磊讲。

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

晴。 府前早餐。读《学术史》。

11—12 珏宅午饭。12—1 宁、鼎来,请至荷花舍午饭(\$5)。同上《人文》课,请鼎演讲。与维步谈。上《欧文史》课。

珏宅晚饭。晚 7—10 偕宁访奚、任夫妇于孝园。鄂家人均外出,未获见琮。

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

晴。风。 凤翥园早餐。9—10 访晏,约宴。再访宁,未起。11—12 珏宅午饭。归后,方薙面,12:20 警报至。宓从容出北门外,至旧地避之。遇 Gapanovich 夫人及女,未陪伴,早归。

解除后归舍,已 5:00 矣。(原约)。急洗面,開箱,易衣,着狐皮

袍，灰红裤，黄皮鞋，英国袜，奔至琰宅，已 6:00 矣。见马、李诸君等。琰即同行，途中谈翰事。至中德学会，则该会已迁移。堂中空空，仅留一席之桌椅。诸客（Winter，珏，绂，符，水，晏）毕集，惟待琰与宓来。（\$ 50）。Winter 谈述滇缅路及北京情形，口讲指画，听者欣然忘倦。宓是晚亦觉 happy^①。

9:30 散。宓及 Winter、晏伴送琰归。琰约至其宅中茶叙。至则李君犹坐候，夜午始去。在其宅中，Winter 与马君谈，琰则与晏及宓谈。出示其 Album^②，述其以往作事及旅行之经历，神采奕奕。宓闻之深为感动，而爱琰之心乃益深矣！

1:30 始归。宓兴奋，久不成寐。（同时，钧宴，即辞。）

费巩来函，吴契宁死！

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

晴。风。 7—8, 9—10 上课。与铮之二女嬉戏。珏宅午饭。悉璜已殉节。

12—2 访水及符，符极言彦之虚荣，惟重财位，与宓性趣不合，即婚亦必痛苦云云。又疑琰为拜金主义者。水则亦深不以彦为然。谓彦之作风始终如此，其奈之何！宓闻之，极感痛于心。

归，寢息。3—4 访昌，取消雅集。与逵步谈，告以琰事。逵谓宜自然进行。又有经验之人，进退均宜。不至如一般中国男女之“混乱”也，云云。符约用茶点，未赴。

珏宅晚饭前，珏、绂未归，就其案头作函致琰（2）稿存。

晚倦甚，早寝。

① 愉快。

② 纪念册。

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

晴。风。下午阴。寒。晨7—8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9—11邵可倡招往晚菜园。病卧楼上，命宓就其口述，代撰友仁收支报告等件。医客来扰，未完。倡以讥笑之态度，谓琰与马君早已实行同居如夫妇矣云云。

11—12 珏宅午饭。归理衣箱。写发致琰函(2)。1—2 云大访昌、逵，适忙。2—4 再至侣处，续完前件。关麟徵^①来拜，未在。接熹电，托售物，(钞)。归读《佛教史》。甚郁郁。

珏宅晚饭。早寝。中夜久醒，思宓之生活与爱情问题，萦结于彦、琰，甚为悲苦。……

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

晴。风。7—8上课。凤翥园早餐。补撰日记。甄、蒋来还书。11—12 珏宅午饭。

正午，偕宁至新校舍。将考《柏拉图》，而12:30警报至。宓即偕宁出至旧地(碉堡东之谷中)避之。是日炸东市街纱厂，及拓东路车站近旁。风烈，弹斜下。约近4:00解除，偕宁归。阴，微雨。

洗濯后，偕宁、新入城。先邀至北平食堂食面(1.20)。遇林同济。

5—10 独至愉园答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(雨东，鄂县)，谈甚欢。留晚饭。关君甚关心宓爱彦事，欲出力助成，俾宓与彦结合。

^① 关麟徵(1905—1980)，字雨东，陕西鄂县(今户县)人。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。1940年7月原所部第十五集团军改番号为第九集团军，仍任总司令。1945年10月任昆明警备司令，12月因昆明学生运动案被停职。1946年国民政府派为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。1947年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。1948年升任陆军副总司令。1949年任陆军总司令。1950年以后寓居香港。1980年8月病逝于香港。

立即草一电，命送交第九集团军驻昆明办事处（福寿巷三号）处长李少如陕人。译发，致桂林《大公报》王文彬陕人。探彦住址及行踪（旋止，未发）。其意极可感。宓乃为详述对彦之往事。关将军静聆毕，乃评判曰，统论全局，宓秉真情，彦用手段。宓之行动错误，彦之心术不端。宓是过，而彦是恶。彦只欲指挥操纵宓，以表示其权力。宓倘1930赴美，甚至1935一月赴沪，均可婚彦。但婚后结果恐不佳，终致决裂。彦1933七月任许某入室，可见二人关系之密，情不可恕。彼彦之嫁熊，或曾与许同谋。今者彦恃其名位财产，一切如意自由，爱许也可；爱二三十岁精壮之少年也，亦可。今倘下嫁宓，则在彦有百害，无一利。既对宓昔已无情，今者必不肯为。其三年来对宓之行事一贯，始终只是极自私而冷淡的将宓推开，只恐沾染受损，绝无丝毫为宓设想之意。故宓如再对彦进行，必无结果，故宜毅然将彦事宣告终结，另寻佳耦。与雪梅结婚不宜；即琰亦恐难成。皆当放弃。彼多才而个性强之女子，实乏情感，尚力用术，只欲操纵爱人丈夫，使之听命。不可为室家。娶妻以河北女子为最好，（关公前年所择娶之夫人，即是。）盖北方女子柔和而多情。盼宓速就此途自为计也，云云。约改日宴而别。

归后深为悲感。中夜久思，决撰作小说终此生矣！

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

晴。风。起迟。府前街早餐。阅《人文》卷。9:30 警报至。宓出城，仍至昨地谷中避之。遇牛其新。是日炸马街子及^①。

正午寢息，恒思关将军所论彦事。……先归。

2:30 解除。珏宅午饭。归舍，薙面等。4—5 访炜、昌，适忙。访

^① 原稿此处空缺。